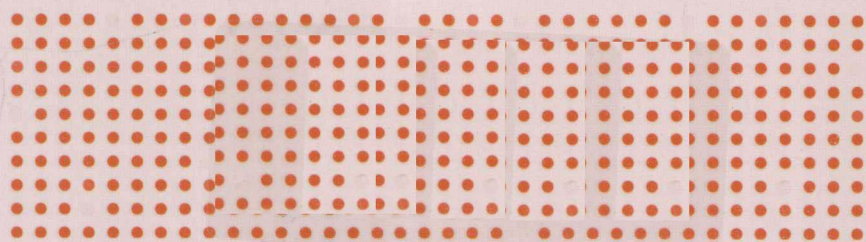


INTERVIEWS WITH
INTERNATIONAL
AESTHETICIANS

刘悦笛 (Liu Yuedi)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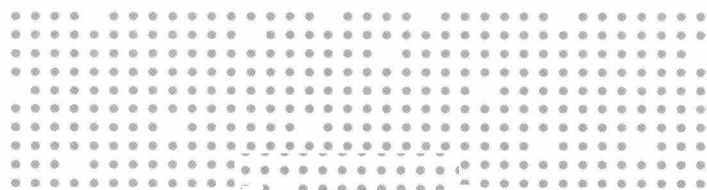
美学国际



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学国际



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

刘悦笛 (Liu Yuèdǐ)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 / 刘悦笛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004-8901-6

I. ①美… II. ①刘… III. ①美学家—访谈录—世界—
现代 IV. K8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268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

海因斯·佩茨沃德

在一个某些人宣扬文化间斗争，甚至是“冲突”的时代，我们国际美学协会这个组织所赞同的是——“在文化间架起桥梁”，我们2007年在土耳其举行的国际美学大会所确定的就是这个主题。

然而，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语境。在当代哲学中，我们越来越注意到哲学本身的“文化间性转向”（intercultural turn）。这一转向要求我们意识到，并非海德格尔和其他一些哲学家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哲学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起源。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欧洲的雅典和罗马以外，我们要考虑，还有起源于印度、中国、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哲学，这些哲学独立于西方哲学之外，可以说与欧洲人的哲学具有同等的价值。我们不能预设一个西方的哲学模式，而必须说明具有设定基本问题的哲学风格和方式的多元性。

这并不意味着赞同一种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在这方面，我相信一种可被描绘为“语境普遍主义”的有价值的立场。我们必须将普遍性与语境性结合起来，而不使这两者失去一个共同的基础。据我所理解，拉姆·阿达尔·莫尔（Ram Adhar Mall）的“永恒哲学”公式，并不能为任何单一的文化所拥有，而是一种在全球各个地方的鲜活的存在。

在哲学上的“文化间性”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弱化哲学与理论的思考。相反，它意味着加强全球不同文化间的联系。有些人，像奥地利哲学家弗兰茨·马丁·维默尔（Franz Martin Wimmer）所说的那样，赞同一种文化间的“杂语”（polylogue）而不是“对话”（dialogue）。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的声音，应该被听到，变得可听到，而不是使之沉默。

我给予“国际美学协会”的战略目标，就是将这种哲学上的“文化间性转向”运用于美学之中。目前，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我们应该继续研究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像美、崇高、丑这样一些美学上的核心概念，这是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的哲学风格的独特特征。我们要讨论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在从一个文化向另一个文化转移时，是怎样改变的。我们必须将不同的造园艺术的模式理论化，并且去改变联系或分离美学与哲学的方式。这种范式的改变，就我们从一种城市设计文化转向另一个城市设计文化而言，使我们很感兴趣。

这种美学上的“文化间性”转向在近年来在比较美学和跨文化美学的意义下，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依我所见，这两种方法都没有穷尽文化间性所包含的可能性。比较研究是重要必要的。然而，它不能取代一种美学上与研究者自身联系在一起的有价值 and 切实可行的立场。换句话说，比较美学研究者必须自己把握自己的姿态。在这方面，跨文化性倾向于低估文化间的差异，使之变成一种潜在的单一范式的变种而已。由于这个原因，似乎就会出现一种短路现象，从而形成对普遍的过度强调。语境性显然就被忽视了。只有当我们对普遍性和语境性赋予同等程度的重视时，我们对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谜一般的本性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洞察。

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将“国际美学协会”改变成文化间性美学的国际组织。然而，美学上的“文化间性”转向是

在全球交流时代实践美学的一个突出的方式。我感到，对于我们来说，新的情况是，过去，理论家们是从东往西看，从南往北看。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观点，了解东方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看西方的，南方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看北方的。

总而言之，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为我们国际美学的目标，即“架起文化间的桥梁”积蓄更多的冲击力。一座桥是从岸的一边通向另一边，这样的话，就在两岸之间建起了永久的联系。

“文化间性”转向总是以某种方式导向文化研究，并在各种现代化的模式之间进行区分。没有一种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可在全世界作为无可争议的规范而起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我们的努力将会有益于，并推动美学上的文化转向，同时也对它的“文化间性”的运动起推动作用。

（本文为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会长海因斯·佩茨沃德 [Heinz Paetzold] 在“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由高建平翻译成中文，经过作者本人允许作为本书的序言，原文略有删减和改动）

序二

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中国美学

刘悦笛

中国美学、艺术和文化，正在直面——“全球化”的语境！

从全球化的构成上看，全球化实现的途径主要有四条，这意味着全球化在——“人类”、“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个人”——这四个相对独立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如果说，全球化就犹如一个巨大的世界网络的话，那么，这个网络便是由人类、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个人这些众多的网络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地交织而成的。正是这四个层面的相互回应、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导致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交互变化，从而推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这里人类层面实现的全球化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提出的，而在民族国家、民族社会领域实现的全球化，则为以往的全球化理论所集中关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就主要出现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时，全球化的阻力亦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民族社会的现实运作中。而对个人层面而言，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问题便退居次席，文化全球化问题则被凸显了出来，审美和艺术对人的影响首先也是从个体开始的。

全球化的实现要最终落实在个体的层面之上，因为个体是全球化的最为微观的层面。在全球性文化蔓延的语境下，接触到它的个人都深感到一种时空“压缩化”文化现象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人逐步走向了全球化，如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

ny Giddens) 所见, “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 自我认同和全球化中的转型, 是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证法的两极。或者说, 个人生活中亲密行为方面的变迁, 与真正宽广领域的社会联结的建立直接相关……由高度现代性所导入的时空分延的层次如此广阔, 以致‘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的背景下交互联结了。”但吉登斯仅仅道出了问题的一面, 其实, 全球化时代内的个人之独立性亦大大增强了, 也就是增强了与全球文化的联系。这是由于, 全球化客观上增加了个体认同的选择机会, 如对各种共同体的选择面就增加了, 使个人主观上的自主性比之从前更加突出。或者可以这样说, 全球化越广泛, 标准也就越具有全球性, 那么, 个体的选择便越独立。道理很简单, 全球性的标准愈普遍, 它所能囊括的特殊性就愈多, 这不仅对个人层面适用, 而且对民族的选择也适用。

从接受的角度看, 全球美学的“本土化”便涉及一种广义的“接受美学”的问题, 抑或“文化接受美学”或者“民族接受美学”的问题。如艺术在做全球旅行之后, 便会遭遇不同的文化境遇和民族状态, 这正是由于本土的接受环境的差异所致。在此, “文化差异”和“文化类同”的问题就被凸现了出来。一般说来, 处于地域文化中的人们对待全球文化内容的方式可以分为四种: (1) 反抗, (2) 共处, (3) 接受(消极的认同), (4) 真正的掌握。身处不同地域的文化内的个人, 对异质性文化内的艺术和审美之接受, 也大致可以包括这几种情况。在全球化的时代, 应该说, “反抗”的情况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反抗”的情况仍是存在的, 比如当代宗教激进主义文化对欧美艺术的拒斥正是如此。“共处”的情况也是大量存在的, 只要是在本土艺术呈现一定强势的地方, 都会同外来的艺术形成这种“共处”的情况。这在当代中国艺术状况那里非常突出, 因为从古典艺术到当代艺术的本土资源已经牢牢地植根在本土文化里面, 但从古

典文化到现代主义的外国艺术，在中国也同样拥有大量的受众。当然，从“接受”到“真正的掌握”，或者说，从“消极的认同”到“积极的认同”，对于中国美学、艺术和文化的建构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现代性的美学、现代主义艺术、现代化的文化的吸收基本上还在全球化的语境之外，90年代后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吸收，则完全是全球化运动作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结果。

质言之，从接受的角度，如上所说的只是“艺术全球化”的一面：全球文化的“本土化”。从文化内容的角度来看，我则将其视之为——“全球价值的地域化”（indigenization of global value）。其实，对人类这种共通规律的寻求，也就是对人类价值中“公分母”的寻求。当然，这种“可通约性”并不是绝对同一，即使是同一价值在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述中也会有不同的表征。而要想将某种全球价值为不同民族、地域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就必须实现一种“地域化”的转换。这样，全球价值的地域化的首要方面，就是通过本土语言的转化使全球价值成为可以为本民族所消化的东西。只有如此，才能打破民族和国家间的隔阂，使全球性的东西最终落归到各个地域乃至其中的个体。但这种语言转换仅是就形式而言的，更重要的，是要将全球价值之内涵“内化”为民族自身价值的一部分。

“全球价值地域化”的过程需要经过如下的步骤。首先是语言上的沟通与本土化，其次是全球价值内涵的民族化，最后才能消化与吸收，以适应民族的自身需求。全球价值是为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人们所共同趋成和熔铸而成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理应被摒弃。诸如民主等那些原本来自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确实已上升为全球化的价值系统中的重要维度，但它们已非在原初的意义上被使用，而是被赋予了全球性的普遍内涵。这种内涵还包容着世界各地、各民族对它的

迥然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这种差异性的理解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而只是对同一文本的不同阐释。同样，作为与西方相对的东方立场，其迫切的责任就是要以某种外在于西方的视角，来质疑和挑战西方的“普世化”原则，从而达到对全球价值的一种共通的理解。

然而，从理论上讲，全球化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的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的制约。这意味着，全球化必然包括“世界化”与“民族化”、“同质化”与“异质化”这两个相对而出的过程，而且，这两个过程又是相互作用、交叉影响的。由此推论，艺术和审美的全球化也具有两个“交互性”的方面：一方面是就“地域的”走向“世界的”文化路向而言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世界的”走向“民族的”文化路向来说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地域艺术和审美都经过了一种“世界化”的程序，从而被纳入到全球化的语境里面得以重新定位。从文化内容的角度讲，这一过程包孕着的其实是我所命名的——“本土经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local experiences）。

“本土经验全球化”首先要将本土的文化经验纳入到全球性的视野，而不只是囿于一种与“世”隔绝的本土经验。如此一来，民族性的东西才有与全球化接轨的可能。这是个重要的前提，许多时候民族文化并不是缺乏全球化的内容，而只是缺少“发现”。而这种发现就需要一种全球视角，用它来返观本民族文化的内蕴时，才会挖掘出各民族文化所包孕着的全球化内容。在此之后，还要从事的是将这种民族化内涵加以“世界化”的工作。由于言说方式、运思方式和建构方式的内在差异，要将民族文化的内容普世化，就必须经由“世界化”的中介，以期将本土内涵为世界各种文化都可以普遍解读（近些年来被关注的中国艺术的“全球流通”、“跨语际写作”便涉及这个问题）。这

就涉及文化的原生与传播的问题。必须承认，全球性文化有可能是某几个民族“异曲同工”地共同创造，但一般而言，总是由某个民族“原创”进而得到普世发展，并广泛地为其他民族文化所“涵化”的。这意味着，世界化的最初只能是民族化的，但民族化的并非都能上升为世界化的。最后，要走向本土经验全球化，还要实现语言上的转换，对语言屏障的打破可以为世界化的实施提供坦途，让各民族的文化都熔铸在全球整体当中，当然这里的“语言”是广义的，并不由于单纯的文字语言，还包括美学语言、艺术语言和文化语言。

质而言之，在“文化相对”的基础上，一种“全球对话主义”（global dialogicalism）理应得以倡导。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无论东西美学、艺术和文化（中国作为东方的重要的代表），都应该在价值观上倡导更为健康的全球化的理念。依据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所见，全球化应该包括两个双向的过程，亦即“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一种健康的全球化，就应该在这种互动之间展开。

一方面，这种全球化不应是为某一文化帝国“单向牵引”的全球化，从而也不同于文化的“同质化”。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进而，全球化也并不等于文化一体化。或者说，这种全球化反对的是西方学者的如下近似的观点：“文化同步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扩散，两者自有关联……跨国公司是主要的玩家：当代文化同步化的主要代理人，大多数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设计了模拟全球的投资计划与营销策略。”由此，健康的“文化全球化”其实是与文化绝对一体化相对峙的，它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造成的对世界文化的统摄和抹平，又不同意仅从某一或某几种文化出发来弥合具有个性差异的全球性的文化整体。这样，它就冲破了后殖民主义者所洞见的

“神奇的东方”式的类似幻象，在总体上弘扬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类似性和互通性。

另一方面，这种全球化亦没有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没有使得整个世界的艺术走向零散化和碎裂化，从而无法进行对话和交往；同时，也要强调在对话当中确保“民族身份”的问题。健康的全球化，理应不否认世界内各异质文化的本己价值，而在全球性文化的涵摄下，鼓励各个文化子系统的良性发展，从而以非确定的文化“异”态充实了不同文化的间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全球化倡导多元文化间“对话”的健康态势和语境。因为它力图根本上消解文化强权带来的不等价基础，而在承认不同文化的外部、内部差异之上提倡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并彼此进行积极的文化涵化和整合，最终达到多元和谐共处。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提高了民族国家、民族社会的自我意识，巩固了各民族对自身的认同感，“民族身份”的问题随之凸显出来。这是由于，全球化不仅造成本族与他族、他族与他族之间的频繁交往，而且本族自身、他族自身的内部沟通也继续深化了，这些都使民族国家、民族社会愈加认识到自我与他者的不同。实质上，这是一种在全球化之“同”的基础上再认识到的“异”，它不同于全球化之前的那种自为的差异，而是一种在全球化氛围内自觉的求“同”存“异”。这种更高层次的“民族身份”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它是各个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在新的历史语境内重新认识自我的产物。

如此说来，作为“全球化”的美学、艺术和文化，也要遵循这些文化全球化的原则来加以建构，一面要融入全球化巨潮的怀抱；一面还要标举出自己的民族身份。正如“美学在目前全球化条件下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美学在民族或地域环境中的角色和地位的问题”一样，艺术和文化的问题也是如此。处于“全

球化”与“民族性”之间，将始终成为当下与未来的美学、艺术和文化建设的张力结构。

这是中国学者的自己的希望，也是世界对于中国的期望……

（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韩国艺术哲学学会顾问）

目 录

序一 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

转向 [德] 海因斯·佩茨沃德 (1)

序二 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中国美学 刘悦笛 (4)

从分析哲学、历史叙事到分析美学

——阿瑟·丹托访谈录之一 刘悦笛 (1)

多元主义是艺术宽容的状况

——阿瑟·丹托访谈录之二 王春辰 (18)

“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之一 王杰 徐方赋 (21)

“我的平台是整个世界”

——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之二 王杰 徐方赋 (38)

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

——李泽厚访谈录 晓名 (50)

美国哲学与美学的当代新拓展

——约瑟夫·马戈利斯访谈录 刘悦笛 (89)

审美介入与介入美学

——阿诺德·伯林特访谈录之一 刘悦笛 (96)

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

——阿诺德·伯林特访谈录之二 程相占 (114)

科学认知主义视野下的环境美学

——艾伦·卡尔松访谈录 薛富兴 (128)

拓展美学疆域，关注日常生活

——沃尔夫冈·韦尔施访谈录 王卓斐 (163)

艺术终结：从黑格尔到当代境遇

——柯提斯·卡特访谈录 刘悦笛 (180)

“实用”与“桥梁”

——理查德·舒斯特曼访谈录之一 高建平等 (191)

新实用主义美学的视野

——理查德·舒斯特曼访谈录之二 彭 锋 (200)

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美学研究

——艾琳·温特访谈录 程相占 (212)

Contents

Preface I	Heinz Paetzold (1)
Preface II	Liu Yuedi (4)
Interview with Arthur Danto I	Liu Yuedi (1)
Interview with Arthur Danto II	Wang Chunchen (18)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 I ...	Wang Jie and Xu Fangfu (21)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 II ...	Wang Jie and Xu Fangfu (38)
Interview with Li Zehou	Xiao Ming (50)
Interview with Joseph Margolis	Liu Yuedi (89)
Interview with Arnold Berleant I	Liu Yuedi (96)
Interview with Arnold Berleant II	Cheng Xiangzhan (114)
Interview with Allen Carlson	Xue Fuxing (128)
Interview with Wolfgang Welsch	Wang Zhuofei (163)
Interview with Curtis Carter	Liu Yuedi (180)
Interview with Richard Shusterman I ...	Gao Jianping etc. (191)
Interview with Richard Shusterman II	Peng Feng (200)
Interview with Irene Winter	Cheng Xiangzhan (212)

从分析哲学、历史叙事到分析美学

——阿瑟·丹托访谈录之一

刘悦笛^①

〔美学家简介〕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 1924—），男，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逊教席荣誉哲学教授，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主席、美国美学协会主席、《哲学杂志》编委会主席，荣休之后目前仍担任美国《国家》杂志艺术批评撰稿人。主要研究分析哲学、历史哲学与分析美学，主要哲学著作包括《知识的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1968）和《行动的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ction*, 1973）、《哲学家尼采》（*Nietzsche as Philosopher*, 1965）和《萨特》（*Sartre*, 1975），主要历史哲学著作包括《历史的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65）及其扩充版《叙述与知识》（*Narration and Knowledge*, 1985），主要美学专著包括《平凡物的变形》（*Transfiguration of Commonplace*, 1981）、《艺术的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 1997）和《美的滥用》（*The Abuse of Beauty*, 2003），主要艺术批评文集为《超越布乐利盒子：后历史视野中的视觉艺术》（*Beyond the Brillo Box: The Visual Arts in Po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98）。对丹托本人的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包括《丹托及其批评者》（*Danto and*

^① 刘悦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美学》杂志执行主编之一，目前主要研究分析美学和当代文化。